

陈刚 / 主编
黄应全 / 著



生

死

之

间

生断灭。面对二十一世纪，人在生死之间，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心境更为坦然，由自己去创造生死之谜之解。

何谓生？何谓死？

科学家如是说：生即有生命，死即生命消失；哲学家说：不仅如此，生为人生存在，死为人



仲
秋
月
记

人 文 素 质 丛 书

黄应全 陈刚

著 编

生

死

之

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之间/黄应全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2

(21世纪人文素质丛书·陈刚主编)

ISBN 7-5063-1404-5

I. 生… II. 黄… III.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2408 号

生死之间

作者: 黄应全

责任编辑: 王 炯

责任校对: 肖伊玲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10 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有色曙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48 千

印张: 7.125

插页: 2

印数: 00001—10100

版次: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404-5 / 1 · 1392

定价: 12.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写在前面

二十一世纪是充满机遇与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竞争白热化的时代。二十一世纪的竞争将超越国境的限制，在国际化的环境中展开，其残酷激烈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那么，如何在这种竞争中取胜？仅靠技术显然是不行的，关键在于人的综合素质。在二十一世纪，只有拥有一种完满的人性，人才能承受在竞争中出现的各种压力，从容地面对生活的严峻。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实质上是人的竞争。现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针对二十一世纪的特点，都着手进行一系列的工作，准备参加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面对挑战，中国的决策部门也别无选择地把提高国民素质列入议事日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迅速提高国民素质，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以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由于长期的落后和不发达，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振

兴，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而良好的国民素质，无疑是其中最重要和最具潜力的因素。

所谓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体魄、智力、思想道德的总体水平。李岚清副总理曾明确地指出：“素质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都热爱祖国、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使学生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因而，素质教育不仅包括科学、智力的培养，更包括人生和生活的道理的教育。

人文观念是在现代社会中决定人之为人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它所阐释的是，面对科技高度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状况，作为一个现代人如何生存的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做人、生活、审美等方面，所以，人文素质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它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是现代化的发展带来的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正如著名美学家叶朗教授所说：“无论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或是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面临着一种危机和隐患：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的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漠，被挤压，被驱赶。因此，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功。但同时，物质文明的发展同精神文明的

发展不协调、科技与情感失衡的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毫无疑问，物质文明发展起来了，不等于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如果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不能提高，必然影响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

因此，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有助于解决当代社会普遍出现的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失衡的危机，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

“21世纪人文素质丛书”所做的正是人文观念的普及性工作。这套丛书探讨的主要是一些与当代青年生活息息相关的人文方面的问题，比如生死、理想、自由、审美、爱、后现代、环境观、历史感等等，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探索性。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活跃在学术研究前沿的人文学科的青年博士。他们都具有一种真切的人文关怀，对时代的发展具有深刻敏锐的感受，因而希望能以一种符合当代青年人阅读特点的写作方式，把当代学术最前沿的东西传达给青年读者，以满足社会的需要，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陈 刚

1998年元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绪言：人——生死之间的一物	1
I. 生死义界：何谓生何谓死	
1. 畏死体验：生死之谜的唤起者	5
2. 生死：生命有无（科学）	29
3. 生死：人生存毁（哲学）	36
II. 生死两顺：平平淡淡的解脱	
1. 常人的漠然	57
2. 哲人的超然	61
III. 爱死恶生：痛不欲生的选择	
1. 痛不欲生的选择	76
2. 安乐死：仁慈致死	84
3. 自杀：权利而非义务	90

IV. 舍生忘死：陨身不悔的追求	103
1. 令人不耻的逐物	105
2. 使人仰慕的献身	109
V. 永生不死：常存不朽的渴望	117
1. 原始人：生死互渗	118
2. 中国百姓：人鬼往来	121
3. 基督徒：灵魂不灭与死而复活	128
4. 佛教徒：生死轮回与生死超离	142
5. 道教徒：长生不死	158
6. 儒生：青史留名	168
7. 哲学家：死而不亡	175
VI. 向死而生：悲剧人生的执著	183
1. 有死之生：人生的悲剧意识	184
2. 向死而生：人生的悲剧态度	195
结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216

緒言：人——生死之间的一物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一个公民的诞生》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宁静的九月的一天早晨，那天上课前科斯加（我那班学生当时读八年级）到花园来找我。我从小伙子深沉而又含着忧虑的目光中感觉到某种痛苦。“出了什么事，科斯加？”我这样问他。他在长椅上坐下来，叹了口气问道：“怎么会这样呢？一百年之后谁都不在了——您、我、同学们……柳芭、莉达都不在了……我们都要死的。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呢？……”接着，在我们长时间谈过生活和劳动、创造带来的快乐，人在世上留下的业绩之后，科斯加对我说：“那些信上帝的人大概生活得更幸福。他们相信永生。可是人们总是没

完没了地对我们说人是由什么什么化学物质构成的，人总是要死的，就像一匹马一样……难道可以这样说吗？”

苏霍姆林斯基在这里讲述的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无关紧要的“中学生心理”方面的事件。科斯加的问题实在是一个远远超出中学生范围，遍及人类一切个体的永恒的大问题：生与死的问题。

科斯加怀疑人是由化学物质构成的说法是对的，他的错误在于以为这种说法消除了宗教永生的信仰，导致人像马一样会死。其实，如果人仅是由化学物质构成的，人反倒不会有实质上的死（因为物质不灭），从而也就不会有科斯加式的生死困扰了。人之所以会死、会为生与死而困惑，恰恰因为人不只是由化学物质构成的，恰恰因为人是超出任何有机物之上的一种最为特殊的“生物”。按古人的说法，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她）不同于动（植）物，是“万物之最灵者”。只有这一“万物之最灵者”终有一死，终会断灭；只有他（她）有独特的生，有完全不同于有机无机之物的存在；从而只有他（她）有生有死，有需要解答的生与死的问题。

因此，某些现代哲学家干脆把人叫做“有死者”。实际上，如果“死”只属于人，那么与“死”相应的“生”也应只属于人，人的全称或许应该叫做“有生有死者”才更正确。甚而至于，考虑到人的灵性的一个极重要表现在于对自身命运能够有所了悟，人还应进一步称为“生与死的困扰者”。因为，人是宇宙间唯一生而背负

自己生死大问题的“生物”（灵物），生死问题是沉重的负担，也是他尊贵的标志。

德国著名哲学家狄尔泰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人脸上挂满了微笑，而眼角却是忧伤的。狄尔泰的时代同我们的时代相隔了至少半个世纪，但他的话仍然非常切合于我们的实际。我们这个时代有了不胜枚举的进步，让我们为之骄傲、欣喜和庆幸。但是在所有这些进步背后，阴影却也无处不在，使我们无法视而不见听若罔闻。传统信仰体系的崩溃，稳定可靠生活秩序的动摇和瓦解，使我们每个人不得不独自去面对许多并不令人喜爱的问题。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困惑，所以我们的面孔无法不隐隐地透出忧伤。生与死的困扰就是导致我们忧伤的重要原因之一。生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得不去面对那些让我们忧伤的问题，因而也不得不去面对生与死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来解释由生与死而引发的这一段“忧伤”。

I. 生死义界：何谓生何谓死

说到生死，我们首先自然要问什么叫生什么叫死。试图给生死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生死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东西，我们不留意它，把它放在一边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对它了解得很清楚；一旦我们注意它，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向自己和别人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又发现自己对它知之甚少，何谓生何谓死极端模糊。如果有人问我们：什么是生？什么是死？我们会说：生就是活着，死就是不再活着。这一回答多半不能令对方满意，他会又问：什么叫“活着”？什么又叫“不再活着”？我们也许会说：活着就是还有命在，不再活着就是没命了。对方也许还会问：什么叫“有命”？什么叫“没命”？我们不好回答，也许就会不耐烦地说：有命就是有命，没命就是没命，生就是生，死就是死，有什么好说的！这样一来，生死被我们当作像吃饭穿衣一

样清楚明白的东西而从问号中排除掉了。

但是，实际上，生死作为问题依然存在，何谓生何谓死仍然需要研究探讨，而且是专门的研究探讨。

1. **畏死体验：生死之谜的唤起者**

生与死对我们成了一个问题，与数理自然科学中的许多东西成为问题，完全是两码事。“ $3+2=?$ ”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同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和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的我们个人自身没有直接关系。“ $3+2=?$ ”是一个可以同时对许多人提出的问题，其答案为“5”也是一个对人人都有效的数字。自然科学中的所谓问题都有类似“ $3+2=?$ ”这样无关具体个人的性质。相反，生死作为问题却必然是相对于具体个人而言的。我们说，人人都可能遭遇生死问题，但并不是人人都实际遭遇了生死问题。这是因为，生死之为问题是每个活生生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实际地碰撞上的，在我们没有碰上它的时候，它对我们而言实际上还不成其为“问题”。生死成为问题是在我们生活中的某一偶然时刻，由于某种偶然事件的触发所致，因此生死成为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一种实际经历或体验。这种实际经历或体验的基本特点是，我们的整个生活突然之间变得不那么明白清楚，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谜，生死问题便是这个亟待解开的谜。

那么，具体说来，是什么经历或体验唤起了生死之谜即生死问题呢？根据我们的体会，是畏死经历或畏死体验。不是关于生的任何体验而是关于生的否定即关于

死的体验，把生死整个地变成了我们感到困惑、需要探询的对象。让我们细细地说明这一点。

首先，我们切忌不要把死亡体验（畏死经历）与死亡经历等同起来。死亡经历是实际地经历死亡，有了这种经历，一个人也就彻底完结了，他也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更不会再需要弄清生死这样的问题了。而死亡体验只不过是对死亡的一种情绪性的认识，只不过是一次目睹死亡面目的恐惧经历。因而有过死亡体验即畏死经历的人并没有真正死亡，他仍然活着，死亡体验本质上仍然是一次生存经历而非死亡经历。正因如此，有过死亡体验（畏死经历）的人才会由对死的迷惑而返回来将对生的迷惑一起纳入了自己的人生问题之中，生死便作为一个令他骚动不安的大问号出现在他的心里。

我们常听人说，人生如梦。我们的日常生活通常确实犹如身处梦中，我们按照前人和他人教给我们的方式忙忙碌碌地应付一件又一件的具体事件，对于人生全程及人生结局基本上茫然无知，正如一个正在做梦的人对于自己的整个梦境及自己正身处梦境的状态基本上无所知晓一样。通常对于这种无视生死大问题的沉迷梦幻状态，一般的人生事项及其体验无法彻底把它打破，无法彻底“惊醒”我们，只有最极端的人生事项及其体验才能使我们突然间彻底醒悟过来。这一最极端的人生事项便是人生终将毁灭即死亡这一事项，这一最极端的体验便是死亡体验。人类总是从反面、从否定自己的一面最彻底地了解了自己，因为反面、否定因素具有某种强制性，能够不顾人的软弱胆怯强行把事物的真相显示给人，

而这是往往一味迎合人的意愿爱好的正面、肯定因素所缺乏的。死亡体验之为死亡恐惧，就表明它是强行降临到人身上的。人通常不愿看到人的结局，但是死亡体验却打破通常的心理惯性，把人的可怕结局摆在他面前。死亡体验是对死亡的一种直接体验，它不是对人世间任何特定事物的恐惧体验，而是对空无一物的纯粹虚无的恐惧体验。死亡体验是对虚无的体验。正是这一可怕的体验惊扰了沉睡般的日常状态，把整个生死变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对此，中外许多大文学家和大哲学家提供了最好的见证。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文学家们的看法。

中国文学家们对死亡的感受往往不是直接针对死亡本身的死亡体验，而是以死亡为背景把生存感受为一种一去不复返的流逝过程。中国古人的生死意识主要就是由死亡而悟及人生之短暂。孔子曾站在大河边，面对滚滚而去的河水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也曾忧伤地说：“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汉末，《古诗十九首》与孔子相似地唱出“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之类的诗句。由此开始，人生如寄的主题成为千古以来中国诗人吟咏不绝的主题。东晋谢安《与支遁书》云：“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周必大《平园续稿》称：“东坡博极群书，无不用之事，波澜浩渺，千变万化，复语绝少，独‘人生如寄耳’一句，不啻八九用之。”“寄”即暂时驻留之意，“人生如寄”是说人如一旅驿的房客，匆匆而来，倏忽而去。把人感受为匆匆过客，这是中国